

在拉萨待了三天之后,为赶新疆杏花的花期,我们提前出发,仅仅花了三天就走完了三千多公里的路程。真真称得上晓行夜宿,日夜兼程。好在精力旺盛,并未因赶路而错过路上美景。

有人说,川藏线(滇藏线)像小说,新藏线像散文,那么,青藏线像什么呢?它像诗,并无太多字数,可是感情一样深厚。该平淡的时候安于平淡,该奇崛的时候亦绝不吝惜。

山口上真是冷啊!冷到落雨、冷到飘雪。冷到穿着羽绒服、冲锋裤下车,不到五分钟就冻得浑身冰凉。这已是四月了。我这位历来风趣毒舌的朋友说,林徽因说,你是人间四月天,说是高原上的四月天吧!阴晴不定,心思难测……

在唐古拉山口,看见形如奔马的云朵,在昆仑山口,看见形如冰湖的晚霞……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没有多少人类存在的痕迹,所以这山,这河、这树都未染尘世气息,要在荒凉的深处跋涉不止,才可邂逅繁盛风景。即使这繁盛乍看起来也是荒寒的。

青海和西藏本为一体,所以在青藏高原上开车走了三天,依然觉得是在藏族地区,直到第三天,看到道旁笔直的白杨树,吃上了香喷喷的抓饭和拌面,才发觉已经进入南疆。

西藏和新疆都是毋庸置疑的大。这极大,极浩瀚,极空旷之间又

有细微差别。就好像两地人的性格,西藏是热烈而平和,新疆是热情而执着。自然风光各有其妙,不相上下,但以饮食水准来说,新疆胜出不止一筹。

曾有朋友问我藏家宴好不好吃。迎着他们热情洋溢的脸,我沉默了一下,斟酌着说道,如果你没有试过,可以试一下。我们西藏的藏家宴

人间别久不成悲 (之二)

安意如

基本是从吐蕃王朝开始攒起来的家底……差不多……呢……两百年推出一道菜吧。实在是……屈指可数啊!屈指可数!

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这两个词用在哪里都没有新疆贴切,再加上西域古道,丝绸之路带来的商品流通,香料大量涌入,新疆人民在饮食上最为开明,积极学习,汉族的烹饪之术被他们融会贯通,导致新疆的饮食水准比周边的土耳其、巴基斯坦等,都强上许多。

对这种嗜嚼好牛羊肉的人来说,新疆简直是天堂。顿顿吃到撑,就算辗转入山去拍杏花,也不足以消耗过剩的营养。我只能一边豪放地啃着比我脸还大的肉和馍,一边做心理暗示:你不会肥……你真的不会肥……

结果。我。还是。肥了。杏花开到极盛是白色的,再开就谢了。只有初绽时是略带红润的。

它的温柔之态和桃花的肆狂是迥异的,大片的桃花,会看得人几欲羽化仙去,而杏花,即使是大的,也让人想到归家的安静。

看到杏花满地,心头总会涌起淡淡的温柔。想着在花树下入眠,醒来时落花染襟,回眸处漫天花雨,人世的美好和惆怅都要一笑纳了。

我是多久没有看到如此广阔的草原?我觉得我在重新认识“辽阔”和“无边无际”这些词汇。

当我靠近草原的时候,我相信我是在它最美的时候到来,此时它换上的正是四时华服中最精美的一件,那绿色之中不同层次的绿,那黄色之中不同程度的黄,那紫色之中不同分量的紫。

绿草为裳,山花为佩,层层叠叠,一片接着一片,延伸到视力不能拥抱的远方。

早上醒来的时候,走出毡房看见天空碧蓝如洗,云好像绣上去般精致轻盈,碧绿草场绵延到与天相接的地方。牧民赶着马群经过,踏花归去马蹄香。

是在这一刻顿悟,这就是我一直期待,念念于心的生活。此刻,我满心欢喜,常怀感恩。上天用另一种方式带我回溯到往生。

我在草原上走着,有时坐下来,看着天空中偶尔掠过的鹰隼,它渐飞渐远,我寻觅它的踪迹,体会到不可言说的孤独和寂静。我走进这草原,与之相逢,是轮回中转瞬即逝,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弹指,它承载的历史和往事却是太多,太多……



2012年夏,我参加喀什上海文化周活动,在达瓦昆湖听到了一个美丽传说:有位国王带领百姓在沙漠里找水源,挖了很多天无果,一位神人告知国王:“你的女儿就是水源。”一天夜里,公主达瓦昆瞒着众人去找水源,一挖泉水涌出,可公主再也没有回来,她变成了一泓美丽的湖水。后人为了纪念公主

达瓦昆

奚小琴 文并剪纸

就把该湖取名为“达瓦昆湖”。我有关于达瓦昆这片美丽绿洲的胡杨、红柳、骆驼、沙漠、碧水和动人传说而创作了这幅剪纸。

那一年我下放在七宝劳动,正是农历十二月,回来过春节。寒风刺骨,公共汽车排队三刻钟,一路挤到徐家汇,已经是夜晚九点多钟,赶快寻找地方吃饭,我常去的地方称为老街,那是华山路和虹桥路交界的地方,当时那一带十分荒凉,老街很狭小,但可以说是徐家汇的中心,每天有一些小菜摊、点心摊,另有一家破旧的茶馆,茶客不多,但偶尔还有一些说书的艺人发出沙哑的声音在为茶客说唱。那里面有小饭店,是十分破旧简陋的瓦房,此时天色已晚,小饭店的玻璃窗里还透出一丝丝昏黄的灯光,让来徐家汇觅食的客

人抱着一线希望。我推木板门进去。

光头的胖老板笑吟吟地说:“快打烊了,荤菜都卖光了,还剩一板豆腐,可

“小炮仗”的七宝大曲,价钱便宜,约两元就可以喝上一瓶,索性晚了,就来上一瓶,这碗里的豆腐,碟子里的菜心,都是下酒的好东西。现如今吃的荤腥儿多,肚子里油水大,回想起老街那顿净素的晚餐,真算得上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呢。

老街饮食

韩伍

以做豆腐汤喝。”我觉得这是上策,便上楼找了一张临窗的方桌,条凳坐下,这时窗外又零零星星地飘起雪花来,这个环境,就像京剧《刘唐下书》《浣阳楼》里的那样。不一会,笑嘻嘻的老板端上菜来;那是一大碗叫菜露豆腐的素汤,这分明是浙江传过来的菜肴;以咸菜露做的汤水是绿汪汪的,喝一口,鲜得掉眉毛(老家的形容词),雪白的嫩豆腐烫人心肺,浇上几滴麻油,可以喝得直冒汗。另外还有一小碟生拌盐白菜,那时的酸菜缸里,除了雪里蕻,还有粗壮的盐白菜,老板说:“这是今冬新腌的大青菜,跨下外边的老叶子,只取白白的,脆脆的嫩蕊子”,拌以麻油、少许醋和几滴辣油,就可以下酒的,也是传统浙江人的吃法。店里还有称为

距离老街几百步路,在交通大学的对面,还有一家貌不惊人的点心店,也是瓦房、方桌板凳,面点非常著名,尤其是爆鱼面。虾仁面相当地道,据说上海一些“老克勒”都知道,会老远地跑来用早餐。一次,有一位叫二妈的亲戚带领我们一大帮小孩去复旦中学看李鸿章的铜像,顺便去吃点心,店里早已没有座位,我家这群小八腊子只能站着吃,这倒无所谓,唯有店里的堂倌高喊:“廿饺来未哉?”十分好笑,至今仍旧记忆犹新。三十几年过去了,我早已搬进热闹的天钥桥路,破旧的徐家汇已彻底改变了面貌,改造成为发展最快的商圈之一,大小饭店有近百家。夜晚,我散步在原来的老街,那几家可口的土包子饭店、点心店早已无影无踪,原地建起了豪华的东方商厦、五金百货。兴奋之余,难免有些名惆怅,因为美味而又经典的徐家汇老街饮食已不复存在了。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 征文

徐汇·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

多时不见的几个好友相聚,餐台竟成笑台。

一对从美国探亲回来的夫妇,讲述了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一个花絮——

我们的行李很多,公司的面包车来接。你们也知道,“金杯”(面包车)的车体比较大,司机在地下车库的车位里往外倒车费劲劲儿。车刚倒到道儿上,前面也有车在出,我们就停下来等。这个时候,忽然副驾的车窗被敲得老响,我们吓一跳。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边敲一边嚷嚷着:你们一个破金杯,还好意思开到首都机场来呀?我们刚要下车和她理论,前面车动了,这时候我倒来了情绪,下车

往后面那女的车一看,妈呦尼桑,我当多牛的车呢!这对坐“金杯”的中年夫妻其实是“真人不露相”,不用说的,他们的公司干了五六年的员工,月薪就一万多。

“来,走一个(喝酒)!”妻子讲完,丈夫又接力来了一段——

公司有的新员工不知道俺俩是啥关系,有一天,我们的人力中心提醒我,说他无意中听到两个新来的男女员工的对话“男:哎,你说董事长和总经理是什么关系呀?女:是,我也觉得有点搞不懂,怪怪的。男:老板那么信任那女的!女:这有什么,我搞掂,三天。”没几天,那女员工就给我发短信,都是

给我发来短信:“你不寂寞吗?我可以帮你哟。”不用说,这两位都被解聘了。这时,身居要职的另一朋友,也讲起自己前不久的一件趣事——

我每天晚饭后都有散步的习惯,那天我走到(北京)西客站附近,单位突然来电话,问一件外事合作的事。放下电话没几分钟,手机又响了,要我无论如何马上回单位。单位距西客站仅几站地,正好这时也刚好进站,我鬼使神差

糗囧大拼盘

史明

暧昧的那种。见我没搭理她,有一天,她敲我办公室门,进来后说是请示工作,但眼睛和动作都不对劲,都有“话”。我一指门外:你去找某总,她会处理。

“哈哈”!众笑。笑声中,女某总又接着讲——还没完呢,过了几天,那男的敲我办公室的门,先说了一番恭维话,末了又说请我吃饭,临走还特意伸手和我握手,我不好失礼,与他相握。

可松手前,那小子用手指轻轻挠了挠我手心,眼睛还那么我一下。第二天,他

给我发来短信:“你不寂寞吗?我可以帮你哟。”不用说,这两位都被解聘了。这时,身居要职的另一朋友,也讲起自己前不久的一件趣事——

我每天晚饭后都有散步的习惯,那天我走到(北京)西客站附近,单位突然来电话,问一件外事合作的事。放下电话没几分钟,手机又响了,要我无论如何马上回单位。单位距西客站仅几站地,正好这时也刚好进站,我鬼使神差

像花苞一样娇羞的妙龄少女?哦,那是在老辈子的女孩子出去,被大人教导,“在公共场合不可以大声喧哗惹人注意!”我们窃笑着互相偷瞄,让那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果然,一出家门就叽叽喳喳起来,夸张地大笑,像猫被踩了尾巴一样尖叫,大幅度地甩头,毫无顾忌地高跷着二郎腿。我们穿梭在游戏厅、服装店和冰激凌店,越是有男孩在场的地方,我们越是像扯线木偶一样姿势怪异。

地就上了车。要知道,我平时基本不坐公交车,就是汽车限行那天也是坐地铁。刚上车,手机又响了,我有点不爽了,声音有点大地告诉单位人:我跟你

说,根本不用着急,前两天他们的总理来北京,我们谈得很好,意向书已经签

了,他们的总统下周也要来,到时双方会正式签的……说到这里,我忽然发现,周围几名乘客在用异样的眼神看我,两个女孩还从座位上赶紧跑开。我一米八的个儿,这双层车的底层又矮,我站着还得低头说话,我一下意识到,他们一定认为我是精神病!晚上到家,和爱人一说,她乐得上气不接下气,嘴里蹦出一字:傻!

在电视里看到一段视频,有位年轻妈妈在督促6岁的女儿背乘法口诀。一五得五,二五得十,三五三十五,错了!重来。小女孩重新背一遍,不知咋的,每到三五,她总是蹦出“三五三十五”。妈妈训也好,骂也罢,都不能生效,气愤地责令女儿背30遍。

真是看不下去。小孩子才6岁吗,这个年龄,什么叫乘法都不必懂,着什么急呢?不就是带出去表个演,算你当妈的风光吗?

再说了,背不出乘法口诀又怎么啦?好多老美(美国人)就不是靠口诀做乘法的,人家的招很多。包括一段大家可能在网上也都见过的视频:划两根斜线,轻轻松松就把两位数乘两位数给算上了(这你们下回分解)。

今天说的是,在美国与一位老美一起吃饭,该付钱的时候,只见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名片大小的卡片,扬了扬说是朋友刚给的,“真是好东西,管用。”接着

就在卡片上面查起来。我凑过去一看,乐得差点把刚吃的饭给喷了!你知道的,老美上餐厅需要付小费,服务得好、吃舒坦的,付百分之十五;伺候得一般般的,给百分之十。那卡片上的表格就印着餐价从几美元到一百美元,吃掉40美元,服务不行,上菜慢透了,于是在表格里横查40那一行,竖查10%那一列,交汇格里印着“4”,表示40的百分之十是4。得,加上餐费,撤下44美元走人。

接下来是AA制分账,分账表就印在卡片反面。在表里横查44美元,竖查2个人分,交汇格里印着“22”,就是各人的份额了。整个过程不动脑筋,不用计算,当然更不需要什么口诀。奇怪的是,人家老美也活得还好吧,科技也蛮先进的。我们的故事讲完了,6岁的女孩,你还在背乘法口诀吗?30遍啊,是亲生不?姐,你不该这么辛苦的。

乘法口诀

凌启渝

40的百分之十是4。得,加上餐费,撤下44美元走人。

接下来是AA制分账,分账表就印在卡片反面。在表里横查44美元,竖查2个人分,交汇格里印着“22”,就是各人的份额了。整个过程不动脑筋,不用计算,当然更不需要什么口诀。奇怪的是,人家老美也活得还好吧,科技也蛮先进的。

我们的故事讲完了,6岁的女孩,你还在背乘法口诀吗?30遍啊,是亲生不?姐,你不该这么辛苦的。

聚光灯,让一切其他人都变成光线微弱的手电筒。她慢慢地说话,打手势,语句中间的静默空隙,填满人们的眼光,她一说话,就令其他话匣子全部自动关闭。那是第一次体会到气场的魔力和力量,一个人强大的吸引甚至震慑,原来与外形并无多大关系。

陆续遇见过一些有气场的人,他们统统话不多,但眼神和姿态更令人不可抗拒。他们懒得说废话,总是简明扼要一语中的,安慰你时,一句话就能让你眼前忽然射下一道阳光,而要刺伤一个人,他们也能用最简短的

语句,一下子扎破你的壳。他们不逞强好斗,因为不需要,他们沉稳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水。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虽是老话,但它和气场的形成,是一样道理。

气场

红肚兜儿



七夕会
时尚感觉

今宵灯谜

林佐明 敬事房 (四字新词)

昨日谜面:安度晚年 (连锁宾馆)

谜底:莫泰 (注:莫,通“暮”,晚年)

